

## 吾师丁石孙先生

作者：周健

丁石孙先生是我的恩师，是引领我进入数学领域的人，我的人生和工作都受到先生的影响。

1993年，我在北京大学读本科，刚好旁听了丁先生讲授的“类域论”的研究生课程。我记得丁先生是以探讨的方式来讲授课程的内容，并很愿意与听课的同学交流心得。虽然我并没有完全听懂课程内容，但还是被丁先生的讲授深深吸引了。于是在一次上课前，我鼓足勇气向丁先生提出了希望能成为他的研究生的请求。丁先生欣然答应，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丁先生在学校开设的最后一门数学课，我也非常荣幸地成为他所招收的最后一位研究生。

彼时丁先生已经逐步担负起民盟的很多工作，不久就完全离开了大学，步入政坛，我后来的学习就由赵春来老师来指导，赵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丁先生的很多关于数学教育的观念和想法。我在北大读了一年半的硕士研究生，大多是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接受先生的教导。没能更多地亲聆先生教诲，确实有些遗憾，但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表明，丁先生的影响其实一直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伴随着我。

1996年4月，我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师从加藤和也教授学习代数数论，这也延续了我在北大的学习方向，期间也不时从丁先生处获得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最后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这一阶段我接触了很多之前未曾学过的概念和理论，同时在周围环境的激励下，也慢慢拉开了我后来大量翻译法文经典的序幕。

博士毕业后，我回到北大任教，承担的课程大多也是丁先生当年讲过的，比如线性代数、交换代数、代数数论、同调代数等。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同调代数”这门课，我开始讲这门课时它还是第一次被正式列入课表的新课程，但赵春来老师告诉我，这门课是丁先生早就希望开设的。

除了这些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丁先生的言行和理念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了我的工作态度和学术选择。众所周知，丁先生挚爱数学，并且在推动中国数学的健康发展上贡献了巨大的心力，他除了利用各种途径宣传数学在文化和教育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之外，还翻译和编写过很多重要的大学数学教材（包括与别人合

作)。其实不只是丁先生一个人，自从国家走出战乱和“文革”动乱以后，那一代的数学工作者们都把建设数学强国当作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从我知道的一件小事例可以略窥一斑，那时在赵春来老师的数论讨论班上曾经流传着丁先生这样一则事迹：“文革”结束后丁先生赴美进修，听到了“椭圆曲线的算术”这门课，知道这在国内还是空白，于是以 55 岁的高龄，像学生一样耐心地学习了这门课程，并把学习的成果带回了国内。后来我从丁先生的访谈录中再次读到了这个故事，而且还知道了更多的细节，从中深切体会到先生高昂的学习热情和不计个人得失的献身精神。这让我想起在日本留学期间，第一次在名著《代数几何原理》(Éléments de Géométrie Algébrique)中读到代数几何的概形语言时深受震动，几乎是立即决定要把它全部翻译成中文的情景，这当然也是潜移默化地受先生影响的原因。

近些年来，拜读丁先生的文字和口述，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了先生的乐观、豁达、宽容、严谨、忘我等品格，联想到先生的多彩人生经历，适足令人畅想。毫无疑问，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无形的财富。

丁先生有着广阔的视野，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数学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必须踏踏实实地作出艰苦的努力，经过数代人的时间才有望逐步赶上。在这方面，丁先生已经身体力行地作出了示范，我辈理当勉力跟从。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丁先生的人格魅力和治理之功都是我难望其项背的，只希望自己能够在服务中国数学的发展上做出一些让先生欣慰的工作。

愿先生的愿望早日达成。

本文摘自《丁石孙与中国数学》一书